

娜傑日達·普圖什金娜

我的金魚

兩幕喜劇

敬請注意：任何（商業、慈善、專業、業餘）公開演出本劇，均須**事先獲得作者授權**。無論在俄羅斯境內或境外演出，均須提前**親自聯繫作者**取得許可，電郵地址為 ptushkina@mail.ru。

作者**不允許**對劇本作任何修改、刪減或調換場景、更改角色姓名或年齡，以及更改劇名。

侵犯版權者將受俄羅斯聯邦法律及國際法規範追究。

娜傑日達·普圖什金娜樂意在其網站 <http://ptushkina.com> 上免費刊登有關其劇作演出（全球各地）、電影及廣播節目的資訊（包括廣告性質）、照片及影片素材。

登場人物。

她——難以想像她年輕時的模樣，但如今她六十四歲，說實在的，也沒人關心她年輕時長啥樣了.....

他——一個健碩、搶眼、自信且被寵壞的男人，儘管已六十六歲，但依然非常、非常能討女人歡心。

第一幕

一棟古老的房子，是這座城市裡倖存下來的少數老建築之一。

充滿浪漫氣息的整潔入口，天花板上飾有灰泥浮雕，樓梯扶手由漂亮木材製成。

二樓與三樓（頂樓）之間的樓梯平台。

二樓是她的住所大門，三樓則是他家。

她家的大門敞開著。

樓層之間有一扇窗戶。窗台上放著一個大水族箱。

水族箱是標準款式，裝飾也中規中矩。它在樓道裡營造出一種溫馨的氛圍。

傍晚。

她，穿著可愛但略顯居家、隨意的連衣裙，站在水族箱旁。

她：瞧，咱呢水氹仔。就係呢度漏水。就係呢度我哋要整返好佢。

她在修補水族箱上的一條小裂縫。

手機鈴聲響起。

她：喂，你好！生啦？咁快？早咗少少啫？係啊？生緊第二十胎啦？我一時諗唔起，你哋係我度好多客，你係布隆迪公主定係德莫赫尼士魚呀？哦！來自波多利斯克？咁即係半嘴魚啦！好啦，我聽日平時個時間過去你個度。好啦好啦，我今晚過去啦。你擔心啲乜嘢啫？魚生仔唔會死㗎。

突然，她透過窗戶瞥見街上有些什麼或誰。她迅速收好手機，全身繃緊，警覺地注視著，但站的位置確保街上的人看不見她。她從窗邊退開，然後探身越過樓梯扶手，望向樓道的入口。她震驚到把魚都忘了。而且瞬間看起來年輕了十歲。

手機再次響起。她緊張地掏出來，看也不看來電顯示，直接掛斷。

她呆住了。

他，穿著優雅但非全新的外套，拉著一個帶輪子的行李箱，腳步沉重地走上樓梯。他完全無視她的存在，彷彿樓梯是空的一樣。

他經過她身邊，神態相當從容。

她（對著他的背影，語氣幾乎平靜，但聲音突然有點沙啞）：歡迎返嚟，帕維爾·亞歷山德羅維奇！

他的反應就像石頭突然開口說話一樣。他停下腳步，仔細打量她。

她（清了清嗓子，但聲音依然沙啞）：歡迎歸來！

他從容地繼續往上走。

他已經到了自家門前，掏出鑰匙。

他打開自家大門，消失在門內。

她留在原地，只是站著。然後放下手中的袋子，雙手掩面。只是站著，雙手掩面。彷彿又一下子老回了她的實際年齡。

她：夠喇。到此為止。

她走進自己的公寓。

她的神情，彷彿是撐著走到床邊，就要撲上去痛哭一場。她砰地關上門。

果然，幾乎立刻從門後傳來嗚咽聲。

但哭聲立刻被從他公寓裡傾瀉而出的鋼琴和弦淹沒。演奏充滿力量，彷彿要向世界宣告——我回來了，我是贏家，我一切都好，而且永遠都會好！

燈光暗下

早晨。

她，穿著漂亮且帶點俏皮的衣服，散發著「我是個獨立、美麗、自信的女人」的氣息。她看起來像「煥然一新」。顯然，她對自己下了很大一番功夫。她在餵魚，同時也在數。

她：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一打……我嘅鯰魚……全部到齊。

樓梯平台上放著兩桶水和一個裝有工具的袋子。她拿出小耙子，平整水族箱底層的水草。

他，穿著一套很合身、顯得精神奕奕的運動服，從自家出來，走下樓梯，一如既往地無視她。

她則刻意不理會他。她拿出刮刀開始清潔水族箱的玻璃。她的動作很有戲劇性。

直到下到底層，他才意識到有些不對勁。

他停下來，回頭看她，但她依然忙著，彷彿沒注意到他。

他慢慢走下樓梯，全身姿態都在表明：如果別人向他打招呼，他會回應。

但沒人向他打招呼。

她從水族箱裡拿出石子、沉木、裝飾性的骷髏，把它們都放進裝了水的桶裡。

他（經過她身邊時，終於忍不住，隨口拋出一句）：早晨！

她四處張望，好像不明白是誰跟她打招呼，或者是不是自己聽錯了？而且好像完全沒看見他。她沒有回應……

他聳聳肩，但還是停下來，轉身面向她。

他（帶著言和的意味，並確信自己的提議會被接受）：你好！

毫無反應。她正用海綿清洗石頭。

於是，想了想，他走回到她身邊。

他（幾乎是近距離地，如同「致命一擊」）：你好！

依然零關注。

他：呃……你係咪唔舒服呀？（碰了碰她的手）

她（突然轉身面向他，手裡拿著一塊大石頭和海綿，露出勝利般的笑容）：唔使掂我！

他（有些不知所措）：我只係想講，我同你打咗招呼。

她（打斷他）：三次！

他：冇三次啫。

她：啱啱好三次！

他：我有數。但點解你唔應我？

她：點解？（語氣帶著「你還問我為什麼？」的意味）哼。

他：呃……係囉！

她（得意地）：我有應你！（繼續用海綿擦拭石頭）

他：呃……我注意到喇。

她（得意洋洋）：最好係！

他：呃……但到底點解呢？

她（本不想說，但忍不住）：我同你打招呼打咗三十年。三十年你都有應過我。

他：呃……咁我就更加唔明，點解今日反而唔打招呼呢？呃…冇打招呼。

她：我同你打招呼打咗三十年！

他：呃……點解又唔打呢？

她：三十年你都有應過我！（激動起來）三十年呀！！

他：呃……哦！呃……所以你突然決定要扮高竇？

她：（控制住自己）就係咁。

他：呃……高傲——係無人問津嘅女人最後嘅避難所。

她：我唔識咩叫無人問津嘅女人。同你唔同。

他：呃……就係嗰啲明明冇人應，仲係要不停打招呼嘅女人囉。順便問吓，你結咗婚未㗎？

她：暫時未。

他：呃……暫時？哼。

她：（語氣帶著「你在說『哼』？」）哼？點啫，所有適齡男人都死晒咩？

他：係呀，長命嘅男人唔多。呃……（友善且關切地）但你可以去巴西吖。嗰度大把。嗰啲百五歲嘅唐·佩德羅，隨時準備結第十次婚。總要有人照顧佢嗰五十個細路仔㗎嘛。

她：去巴西？做咩啫？樓上兩層個鄰居都未結婚。

她走到窗邊，望向「樓上兩層」的窗戶。

他：呃……兩層點都比巴西近啫。但佢細過你成廿年㗎！

她：我冇年齡焦慮㗎。

他：（帶點懷疑）係咩？

她：而且，順便講句，個鄰居只係細過我十年咋！

他：哦。等我偷偷話你知，你咁嘅年紀，呢種差距係冇辦法逾越㗎。

她：你根本就唔係紳士！

他：錯！與其等佢話你知，不如等我預先提醒你仲好。

她：我從來都冇俾過機會任何人同我講呢啲嘢。

他：呃...仲有個新消息俾你。時下對高貴又唔後生嘅女人需求大跌，你有留意咩？

她：我留意到嘅仲多。對主動又唔後生嘅有錢男人需求大增，你明嘅。

他：（真心感興趣）咁唔通以前對窮男人嘅需求曾經高過？（靠得非常近，溫和友善地問）你...應該過咗六十啦？

她：你...你...唔係紳士！同埋你飲醉咗？

他：講得咁嚴重！朝早飲咗一百克靚干邑㗎。我一個鐘後就醒，但你就成世都係咁㗎喇。

她：咁你係咪期望到三十歲就清醒返呀？

她沉默不語，繼續清洗水族箱裡的裝飾品。

他沒有離開，看著她做這些。

她：（諷刺地）我冇阻住你呀嘛？

他：點解你唔將個水族箱放喺屋企入面？

她：我有水族箱㗎。

他：咁呢個呢，係咪擺唔落？

她：我只係想樓梯間靚啲㗎。

他：你好似成日因為呢個水族箱惹麻煩。一時有人食煙掉煙灰入去。試過有隻貓跌落去。

她：嗰啲都好耐以前咯。成年都有再出過事喇。

他：又真係幾靚喎。呢棵草叫咩名？

她：亞馬遜草。

他：亞馬遜草。靚名。呃...我哋以前好似鬧過交。

她：鬧交？

他：呃...類似啦。咁呢啲絲帶狀嘅呢？

她：伊樂藻。

他：靚名。係啊，好似真係有過拗撬。呃...唔記得因為咩事喇。

她：我都唔記得。

他：唉，女人嘅記性。咁呢啲浮面嘅呢？

她：金魚藻。

他：嘩，你講真㗎？好靚啊！呃...三十幾年前嘅拗撬，原因真係咁重要咩？

（他試圖輕鬆地笑笑，但她沒回應，他尷尬地收住了笑）係嘅。呃...係嘅。

他等著她至少有點反應，但她平靜地沉默著。

他：咁呢啲魚又叫咩名？

她：孔雀魚。

他：你成個水族箱嘅嘢都背熟晒？咁呢啲呢？

她：珍珠馬甲魚。

他：珍珠馬甲魚。我會記住。話唔定鄰居會為咗乜嘢事鬧交呢？

她沉默不語。

他：你而家做緊啲咩？

她：落緊肥料。

他：落肥料落水族箱？真係估你唔到！你係專業㗎！呃...會唔會係我試過浸水浸到你屋企？

她：浸過好多次，但唔係因為呢啲事鬧交。我哋嗰時已經鬧緊交㗎喇。

他：咁呢...會唔會係我有晚彈琴彈得太嘈？

她：一次？我聽你嘅音樂聽過好多晚。但都唔係因為呢啲事。我鍾意音樂。

他：呃...會唔會係你隻貓喺我門口個地氈度屙過屎？

她：貓？

他：你隻貓。

她：喺地氈？

他：我個地氈。

她：梗係冇啦！

他：咁肯定！點解你咁肯定？

她：你從來都冇地氈，而我都從來冇養過貓。

他：（打量著水族箱）呃...沉船殘骸。個水族箱入面發生過海難？有傷亡。
（碰了碰她正在清洗的小骷髏）呢個——骷髏骨。呃...你係個有創意嘅人。

她：嗯...其實呢...我喺嗰先發現，一切都好平凡。好耐之前就應該換晒佢。
唔知換咩好。選擇唔多，又冇乜新意。冇新意嘅嘢，其實都冇。

他：唔使換。樣樣都好靚。嗯...會唔會係我試過非禮你？嗯...飲醉嗰陣。

她：你就算冇飲醉都試過非禮我。

他：唔記得喇。

她：但我冇介意。

他：（帶著小心翼翼的懷疑）係咩？

她：遺憾嘅係。

他：嗯...其實我一直都好受女人歡迎㗎。

她：哦！

他：我以前好有魅力，好討人喜歡。

她：人人都會美化自己嘅青春。

他：我對年齡冇任何自卑。

她：老人家都會美化自己嘅老年。

他：老年——你係講緊我？

她：邊會呢。我受過嘅教養，唔會稱呼人做，唔係，係指責人做老人家。我只係...隨便講吓。隨便講吓咋。

他：我唔想認叻，但...尋晚睇頭等車廂...我唔想認叻。

她：唔想認就唔好認！

他：佢，最多三十歲。

她：你睇過佢身份證？

他：我見過嘅嘢多著呢。

她：哦。

他：雖然話，我唔想認叻。

她：有咩好認啫？

他：即係點？我，講你知，半個鐘就搞掂咗個後生女。

她：半個鐘？

他：我唔想認叻！但真係半個鐘！

她：半個鐘！唔係你本事！

他：唔係我？

她：係之前同佢一齊坐頭等嗰班男人嘅功勞。（她始終沒看他，也沒停下手裡的活）

他若有所思地看著她，然後突然推倒了水族箱。

水族箱掉落，摔碎了。

她：（骷髏掉在地上） 啊！天啊！你做咩呀？

他：我？

她：唔通係我？

他：呃...不可抗力。

她：你淨係識得帶嚟衰嘢！

他：你意思係我專登㗎？

她：梗係專登啦！

他：你唔好跣親啲魚啊！

她：魚！（回過神來，慌忙把袋子裡的東西倒出來，趴在地上，把魚撿進袋子裡）

一條，兩條，三條，四條。

他：呢度，第五條。佢唔識郁。佢腦震盪。

她：你玩嘢呀？！

他：唔係，我哀悼緊。

她：第五條，六，七，八。

他：九條。要唔要同呢條做人工呼吸？

她：俾我！小心啲！九，十，十一。第十三條呢？冇咗我條鯰魚！我最鍾意嗰條鯰魚！

他：鯰魚？鯰魚？我哋搵你唔到呀！你喺邊度呀？應吓啦！

她：小心！！！睇住地下！喺呢度！唔好掂佢！

他：（遞給她一棵水草） 你呢棵女同性戀植物仲生勾勾㗎。

她：亞馬遜草！

他：而家唔係講政治正確嘅時候！哦，呢度有螺，有蝦。

她：唔得閒理佢啦！

他：唔通由得佢咁死咩！！呢啲海產或者可以留返做晚餐？

她：放喺我手心度。我可憐嘅寶貝！

他：要唔要叫十字車？私家嘅？

她：你幫我喺我個袋度擺鎖匙！

他：吓，我自己俾錢得㗎喇！

她：快啲，喺我個袋度擺！

他：好啦好啦，AA制就AA制啦！

她：搵到鎖匙未？

他：呢條？

她：開我度門！

他：開緊！

他打開門，然後在門口愣住了。他打量著她的公寓，嘆了口氣，帶著一絲懷舊。她因為他擋在門口而進不去。

她：（不耐煩地）你做咩企喺度？

他：（走進公寓）好耐冇嚟過你屋企喇！但係幾乎冇變過。

她：將鎖匙掉喺地下！你出返去，冚埋門！

他：你要趕我走？

她：要清理樓梯上嘅碎片！

他：我覺得呢度我需要你多啲。

她：去樓梯！快啲！清理晒所有碎片，唔好俾人踩到整親。

他：呃...

她：快啲！快啲！要好似喺頭等車廂度咁快手。

他：好！成交！我清理完就過嚟你度。我有啲擔心啲魚嘅健康！

她：而家先嚟擔心太遲啦！我會睇住佢㗎！

他：你知嘛，我當然會清理樓梯，但之後呢...今日我好忙。你肯定到聽日之前都唔使搵我？

她：到聽日？肯定！

他：唔使擔心！我聽日一定會嚟搵你！（出咗去）

她：（朝著他的背影）呃...哦哦哦！

他：魚呀！你唔記得佢㗎喇。我雖然係外行，但睇嚟時間唔多。你係咪有嘢想同我講？

她：冇，冇！

他：咁聽日見！

他關上身後的門。

他走到碎片前，撿起那個小骷髏，端詳著。

他：呃...（輕聲笑了起來）

燈光暗下。

她的公寓。門廳。鏡子。衣帽架。長凳。椅子。部分房間。茶几，兩張扶手椅。

房間深處能看到一排養著大條金魚的水族箱。公寓的光源來自水族箱的燈光，營造出一種特別柔和而神秘的氛圍。

她穿著華麗的寶藍色連衣裙，蕾絲長襪，高跟鞋，站在鏡子前看著自己。看得出她已經站了很久，看了很久。

她：（彷彿要擺脫某種迷惘）夠喇。我真係受夠喇！

她扯下連衣裙，卻忘了拉鏈。裙子脫不下來，進退兩難。她扭著身體，試圖拉開拉鏈。穿著高跟鞋很不方便。她踢掉一隻鞋。懊惱地把它扔到房間某處。脫掉一隻長襪，揉成一團也扔到一邊。同時「對付」著拉鏈。最後她終於把裙子扯了下來。她想把它扔開，但改變主意，整齊地疊好，放在長凳上。

這時門鈴響了。

她就這麼彎著腰，僵住了，只穿著一隻長襪、一隻鞋，以及七十、八十年代風格的華麗內衣。

門鈴又響了。

她抓起裙子想穿上，拉開拉鏈，又改變主意，一瘸一拐地衝進房間，抓起睡袍和另一隻鞋，裹上睡袍，手裡拿著鞋，打開了門。然後立刻擺出平靜高傲的神情。

他站在門口，打扮得比平時講究（名牌T恤和牛仔褲——意在顯得更年輕、更精神），手裡拿著一個水族箱。

她：（驚訝而自然地）係你？

他：（立刻用咄咄逼人的語氣）當然啦！我哋講好咗㗎嘛。

她：講好咗？

他：經過我哋之間發生嘅事，作為一個正人君子，我必須要送你一個水族箱。

她：水族箱？

從她公寓深處傳來鐘聲。她嚇了一跳。

他：你俾自己個鐘嚇親。係呀，佢哋打得好響。我有時行過你門口都會聽到。

鐘敲了十下。

他：你準備瞓覺？

她：差唔多啦。

他：個水族箱都幾重。

她這才看向水族箱，發現裡面幾乎裝滿了紅色液體。

她：入面係咩？

他：紅酒！

她：紅酒？！

他：魚唔可以喺乾地度游㗎嘛。

她：你打算將我啲魚放入紅酒度？

他：女人嘅幻想真係大膽！我只係將水變咗做酒。你可以當佢係魔術，或者神蹟。視乎你信唔信。

她：我會當佢係抄襲。

他：如果你唔即刻請我入去，我就會跌爛佢。

她：跌啦！我開始慣㗎喇。

他：咁你間屋成個月都會有酒精味。

她：聽落似勒索。

他：係，似勒索。

她：你嚇我唔到嘅！

他：個箱好重。我真係會跌。

她：你決定咗每日打爛一個水族箱？

他：（語氣肯定）跌㗎喇。

她：（急忙地）拎入嚟！

他走進來，小心翼翼地在水族箱放在椅子上。

她：你做咩倒紅酒落水族箱度？

他：我覺得咁樣好有創意。

她：有創意？紅酒倒落水族箱？

他：你睇吓，如果我倒啲 cheap 嘢落去，就真係好低能……但呢啲係有年份嘅好酒！

她：會走氣㗎。

他：呢種酒要提前一個鐘開。啱啱好一個鐘。

她：我唔飲酒。

他：唔飲酒？好，我去擺伏特加！

她：唔使唔使，我唔飲伏特加！

他：咁你飲咩？

她：咩都唔飲！

他：冇可能。你一定會飲啲乜嘢㗎？

她：冇，我唔飲。

他：幾耐？

她：應該好耐。我唔記得了。

他：點解你唔飲？

她：我唔係戒，只係.....自然就冇飲。係！

他：即係話，你有任何充分理由要飲？

她：呃...冇充分理由要飲，但都冇理由要飲呀！

他：只有酒鬼先會搵理由飲酒。你唔係酒鬼咩？係咪？

她：我？

他：咁擺杯嚟！

她：我怕我有酒杯。

他：冇酒杯？我明你暗示。（轉身要走）

她：（慌張地）我意思係可以用玻璃杯飲！

他：玻璃杯？飲紅酒？唔好啦。我而家返去擺。唔使擔心！（出咗去）

她：唔使擔心？邊個擔心啫？（她這才注意到自己手裡還拿著鞋。）

她把鞋穿上。結果是一隻腳有長襪，另一隻沒有。但她還沒注意到。

她：真係夠膽！邊個會擔心？唔會係我！（照鏡子）她看了一眼鏡子，意識到自己確有理由喝一杯！

她抓起連衣裙，直接套在睡袍外面。試圖拉上拉鏈。她成功了。

她：哼！唔使擔心！我憑咩要擔心？

她走到鏡子前，看到自己衣著上的所有缺點。她輕叫一聲。然後開始扯下連衣裙，又忘了先拉開拉鏈。

他拿著兩隻酒杯走進來，饒有興致地看著她與纏在頭上的裙子搏鬥。

她沒看見他，自顧自地嘟囔著。

她：唔使擔心！我似擔心嘅人咩？

他：一啲都唔似！我可以幫你拉開拉鏈。

她僵住了。

他：如果，當然，呢個係你嘅計劃之一？

她：（過了一會兒）幫我拉開！

他費力地拉開了拉鏈。這段與酒杯、拉鏈和笨拙的互動，可以根據演員的意願，演繹成第一幕中一個獨特而精彩的環節。

他：搞掂！

她：（脫下裙子）你喺頭等車廂周圍去，都有練熟點拉人哋拉鏈嘅咩？

他：我出去，你慢慢換返條裙啦。

她：唔使！呃...我就咁著睡袍得唔得？

他：你問我？

她：呃...係呀。

他：我鍾意！著睡袍配高跟鞋。好性感！

她：呃...（她低頭看腳，發現自己只穿了一隻長襪）哦哦哦！（踢掉鞋子）
擰轉面！

他轉過身，透過鏡子觀察她匆忙扯下長襪塞進自己口袋。

她：我準備好喇！

他：但我仲未！（遞給她兩隻酒杯）

他坐在長凳上，脫下運動鞋，想了想，脫掉襪子，又想了想，脫掉T恤，只剩一件背心。然後把脫下的衣物一件件扔給她。

她：呃！你做咩？

他：我哋要喺同等條件下開始。

她：開始？

他：你有冇個勺？

她：勺？

他：我返去我度攞個勺？

她：你打算就咁剝晒衫跑上樓梯？！（把他的衣物扔回去給他）

他把衣物掛在衣帽架上，走進房間，在茶几旁的扶手椅坐下。

她把酒杯放在茶几上，走出去，拿著一個勺回來。

她：（給他看勺）呢個！

他：夠晒。

他拿起勺和一個酒杯，走到門廳的水族箱前，倒了杯酒，放在茶几上。對另一個杯子也照做。

整個過程中，時鐘敲了十一下。

他遞給她一杯，自己拿起一杯。兩人都端著杯子站著。沉默。

她：（突然精神抖擻）個夜真靚！我鍾意六月嘅夜晚！你呢？

他：（對她歡快的語氣有點意外）我咩？

她：（社交式地）你鍾唔鍾意六月嘅夜晚？

他：呃...任何夜晚都靚，如果身邊有個靚女同...呃...有好多酒。或者，至少有一樣都好。不如我哋為呢個充滿可能嘅六月夜晚飲杯！

她：呃...咩意思？

他：似乎我哋和好如初？重新開始？（晃動酒杯，端詳酒色）

她：嗯！（也晃動酒杯，看了看，聞了聞）

他：手指揸高啲！

她：即係點？

他幫她調整了拿杯的手勢。

他：要用手指嘅溫度暖杯。

她：多謝。明白。

他：戒咗咁耐酒，搞得掂？

她：試吓啦。

他：嚟。

她：好！

很快就喝完了。

他：飲得咁快！唔係幾好。

她：（突然有了醉意）冇事！你帶咗好多酒嚟！

他：（哲學地）咁都叫多？（又倒了酒）

她：我飲水都飲唔到咁多！

他：水咁多，係人都飲唔晒！（低聲）我哋慢慢飲，細細品嚐。

她：（也低聲）好！

這次他們慢慢地喝。

他：你覺得點？

她：唔知。（突然真心地笑了起來）酸嘅。

他：我可以讚吓你嗎？

她：（試圖諷刺）咁快？

他：（享受著紅酒）嗯...

她：讚美？

他：對唔住，咩話？

她：呃...你話想讚我。

他：哦，讚美！係！我會㗎！你睇落好靚！

她：我？著住睡袍，赤腳！（試圖輕鬆地笑）

他：你睇落好靚！

她：呃...我呢個年紀嘅女人...

他：美好嘅年紀！我一年冇見你，你...完全冇老到。

她：唔係，我呢年老咗。好多好多。（帶著希望）定係唔係好多？我老咗咩？

他：只係外表！你...你喺啲水族箱之間...好似美人魚。冇錯，美人魚。

她：美人魚？（一口喝完）

他：你又飲晒？我追！（也一口喝完）

她：我唔覺意㗎。

他：再倒！（倒酒）

她：最後一杯！咁即係你覺得我睇落唔錯？

他：仲越飲越靚！

他們喝完。

她：越嚟越靚？

他：女人通常都係越飲越靚。

她：其實，可以再飲多杯。

他又倒了。

她：但唔好即刻。我有啲喘。我哋做咩企喺度？坐低啦！我哋只係飲酒，又唔係唱國歌。

兩人坐下。

他：坐得幾好。再飲多杯？

她：不如每杯之間休息吓啦！

他：好！咁休息嘅時候做咩？

她：可以傾偈，例如。

他：好提議！我好耐冇同人傾過偈喇。

她：你呢年過成點？去咗邊？我哋呢度傳話你去咗環遊世界。

他：係。

她：嘩，好犀利！

他：係！飲杯！為環遊世界！

她：等等！講吓你嘅見聞！

他：咩見聞？

她：環遊世界嘅見聞。

他：好多唔同嘅見聞！飲杯！為見聞！我哋個節奏幾好。唔想打亂。

她：你係酒鬼？

他：（想了想）一半半啦。

她：你唔驚？

他：我係專門嘅酒鬼。我只飲乾紅。我係酒鬼入面嘅精英。飲杯！

她：我哋飲得都幾快啫！

他：係大啖大啖咁飲！

她：會唔會頭痛㗎？

他：頭痛就留返聽日先！

她：但你避開話題啫。

他：有咩？

她：你去過邊啲國家？

他：嗯...去過里約熱內盧。

她：嘩！里約熱內盧！（猛地站起來，雙臂大張，以至於酒從杯裡潑了出來）

他：（也站起來扶住她） 唔使緊張，係咁㗎喇！里約熱內盧咪又係里約熱內盧！

她：科爾科瓦多山頂嘅救世基督像！

他：座像冇事！座山都冇事！

她：佢張開雙臂，向天祈求，守護住里約。

他：（配合她的語氣） 守護住呢個城市，有古銅色皮膚嘅、白晳皮膚嘅、黑色皮膚嘅、朱古力色皮膚嘅女仔，個個都係白牙齒、大嘴巴。身上嘅衫就得少少寶石。

她：呃...仲去過邊度？

他：蒙得維的亞。

她：嘩！烏拉圭！埃爾塞羅山！佢真係呈圓錐形？

他：圓錐形？絕對係！同埋啲女仔！大胸，細籬，靚肚臍！

她：呃...你真係見識過好多嘢。

他：係！呢一年係我人生最快樂嘅一年！每個朝早起身都覺得好幸福！成個世界都係我嘅！年輕時嘅夢想成真！成年冇一刻心情唔好！冇任何煩惱同憂愁！我搭住船，望住大海，望住海豚玩。我自己都想變成一條海豚！（語氣不變） 不如我哋飲杯先啦，再講落去個節奏就亂晒！

她：呃...

他：有咩唔妥？

她：冇...冇，呃...我...我以前冇機會...我...呃...我想恭喜你。

他：多謝！但...

她：唔係，意思係相反。唔係恭喜...而係...表達慰問。聽日就一年...呃...你...呃...你太太過身。聽日就一年。對唔住！

他：係呀。呃...係。差四年就到金婚。係呀。好大概損失。咁突然。（換了語氣） 但你咁清楚記得我太太係邊日走嘅？

她：呃...唔係，當然唔係。我偶然記住，因為...呃...佢走嘅時候，係你生日前夕。係！

他：（沉默片刻，驚訝地）你記得我生日？

她：唔係唔係唔係！即係有時記得，有時完全唔記得。

他：真係估你唔到。但好開心。

她：純屬偶然。只係同你一日生日嘅名人太多。我好驚訝，所以就...順便記埋你生日。順便！

他：你勾起我嘅好奇心。咁邊個同我一日生日？

她：呃...布魯諾。蘇格拉底。聖女貞德。瑪麗·安托瓦內特。普加喬夫。尼古拉二世。呃...仲有捷·古華拉！！！！

他：捷·古華拉？我都唔知。

她：係呀。所以，你個生日好易記。

他：好有說服力！...你條鯰魚點樣？

她：死咗。

他：死咗。因為我。我而家要背住呢個責任。願佢喺海底安息！飲杯！

他們乾杯，他又立刻倒滿。

他：我哋斷咗個節奏。我話過唔好分心。連續飲！

她：等等！我頭暈！等我定一定！

他：唔得！唔可以突然煞掣！就好似坐旋轉木馬咁！一時轉，一時停，有咩癮？對前庭器官好傷㗎。

她：好傷？你肯定？

他：當然。要小心保護前庭器官。傷咗就冇得復原！敬你！

他們乾杯。

他：（關切地）頭有冇暈？

她：冇。個頭停咗。

他：你肯定？

她：絕對。個頭好定。咁係咪唔好？

他：暫時未知。你真係個與眾不同嘅女人。

她：間房喺度轉。

他：係，間房喺度轉。我同意。我都留意到。

她：你都係？咁即係唔係我幻覺？

他：唔係唔係！正常。轉得好犀利。

她：係，轉得好犀利！塊鏡就咁...喺我身邊掠過。即係點？

他：即係我哋基本上算係清醒。

她：你肯定？

他：你可以相信我嘅經驗。

時鐘敲響午夜。

她：（數著鐘聲）一、二、三、四、五。我哋兩個都清醒？

他：絕對。

她：七、九、十...十二。係夏天嘅十二點定冬天嘅十二點？

他：問得好！好到肉。

她：有咩分別？

他：冇分別。

她：我而家會跌低。

他：有我喺度就唔會。我絕對唔容許。

她跌倒。他想扶住她，也一起跌倒了。他們就這麼躺在地上，幾乎是摟在一起的。

他：躺得幾舒服！

她：我哋瞓低咗？已經？！

他：係。

她：但明明啱啱仲企緊。

他：命運有時就係咁轉折。

她：我唔信！

他：你望吓周圍就知。

她：係喎。間房變咗垂直嘅。

他：你真係觀察入微。

她：你攞住我？

他：當然啦！既然我哋都瞓低咗。

她：但我冇俾機會你！

他：有，有俾！直情係你主動！

她：我主動？主動咩？

他：主動！而家我哋瞓喺度都係你嘅主意！係你！

她：瞓喺度？但你話過絕對唔容許㗎！

他：做唔到。

她：你個人真係靠唔住！

他：再俾多次機會我！

他站起來，向她伸出手。

他：起身！

她：唔想！

他：我要你起！

她：咁巴閉？向邊個方向起？

他拉著她的手，她費力地站起來。

她：似乎我企緊。

他：平衡冇問題？

她：即係點？

他：你自己企到？

她：咁而家有其他人幫我企？

他小心翼翼地鬆開手，後退一步，準備隨時扶住她。

她：我要企幾耐？

他：集中精神企穩。我去擺杯。

他走開去倒酒。

她：我仲企緊？瞓低好過。你喺邊？（閉上眼）你去咗邊？我睇唔到你！
你走咗？

他：（拿著酒回來，遞給她一杯）你可唔可以擘大眼？

她：死都唔制！

他：（把酒杯塞到她手裡）我哋不如飲杯交杯酒？

她：同邊個？

他：所有人！

她：都係我？

他：（想了想）都係你！揸住杯！

她：我會拎，但唔會飲。

他：（把自己的手臂穿過她的手臂，準備交杯）嚟啦嚟啦，頂住呀！

她：我唔想頂。瞓低...永遠都瞓低——呢個至係女人最好嘅命！對女人嚟講，有咩好得過攤喺床上睇書？攤喺度仲可以做咩？生仔！都唔錯！等死？冇計㗎。但喺自己張床度等死都舒服㗎。喺床度食早餐？嘩！齋瞓覺？冇得頂！女人就係為咗張床而存在！

他：同意！

她：佢同意！最偉大嘅畫家都同意我！

他：馬奈。奧林匹亞！

她：戈雅。瑪哈！

他：裸體嘅。

她：卡巴內爾。維納斯！

他：裸體嘅！

她：基里科。阿里阿德涅！

他：裸體嘅！

她小心地端著酒杯躺到地上。

他躺在她旁邊。

他：我哋以前都試過飲交杯酒！嗰時你都想瞓低飲。所以先搞唔成。記得嗎？

她：唔記得！

他：大概三十年前。

她：咁又點？

他：我哋企喺度開始，但你開唔到眼，仲好快就跌低。

似曾相識！（把酒杯放在一邊，摟住她）之後，我哋醉醺醺咁攞住瞓喺度。似曾相識。記得嗎？

她：唔記得！

他：你著住條紅裙！

她：我從來冇紅裙！

他：你點解成日否認呢？我記得條紅裙。你好襯佢！你瞓喺呢度，同一個位，你條紅裙就喺嗰邊！

她：紅裙。嗰邊？你咩都唔記得。嗰條係紫紅色嘅裙！咁又點？

他：嘩，我哋錫到！似曾相識。

她：唔記得！咁又點？

他：好浪漫。

她：浪漫。噢，天呀！

他：你個時真係好誘人。

她：（諷刺地）誘人。噢，天呀！

他：噢，天呀！我哋錫到。

她：邊個？

他：我同你，你著住紫紅色裙。即係，你當然著住紫紅色裙，而我，當然冇著裙。雖然，你都已經冇著裙。

她：咁又點？（不滿地嘟囔）紅裙，紅裙。唔係紅裙，唔係紅裙。紫紅色……

他：細節對你嚟講永遠比大方向重要！

她：我頭痛。因為你啲酒！

他：唔關酒事！

她：唔關酒事？咁關咩事？

他：呃...因為缺乏性生活（摟住她）

她：你攞住我？

他：唔好理佢！

她：我哋之間冇可能！

他：我哋兩個醉醺醺又剝晒衫咁馴喺度。我覺得有嘢？你覺得冇？

她：冇！酒唔會令生活簡單！唔會，唔會！

他：呃...唔明。我哋和好未？你點睇？做朋友？

她：朋友？

他：咁我哋而家係朋友？

她：同意！做朋友。

他掀起她的睡袍，撫摸她的膝蓋。

她：你做咩？

他：朋友要互相信任！

她：（推開他）如果你隻手離開我個膝頭，我就信我哋係朋友！

他：有性唔會影響友誼！

她：我唔會同任何人上床！

他：點解？你咁做錯晒！要同所有人上床！呢個係抽獎！你亂抽一堆彩票，總有一次會中獎。

她：或者一次都唔中，你就破產。唔好掂我！

他：我只係輕輕打擾你。

她：我冰冷如祭壇。

他：我哋而家就解決呢個問題。

她：呢度唔係頭等車廂！（在地上滾到離他遠一點的地方）

他：男人就係咁，成日諗住性。呢個係佢哋最大嘅缺點。

她：第二個最大嘅缺點，就係佢哋諗嘅同做嘅差好遠。

他：呃...你係咪向我放緊電？

她爬向長凳。

他：你爬走？似曾相識！

她爬到長凳邊，費力地爬上去，蜷縮成一團。

他：到底？到底我當年點樣得罪你？點樣？你就算飲醉都好，同我講啦！

她：死都唔制！

他：三十年過去啦！

她：咁又點？（聳聳肩，彷彿「三十年算什麼」）三十年！咁又點？

他：點樣？你打算每三十年玩我一次？

時鐘敲了一下。

他：（指著時鐘）就咁多？（爬過去搖她）喂，醒吓！你個鐘壞咗。你個鐘玩完！喂，美人魚！美人魚夜晚唔瞓覺㗎！唔，你唔係美人魚，你只係一

條雪藏嘅鱈魚！（坐了一會兒，想了想）咁樣，我只好令你失望。你唔係呢個世界上唯一嘅女人。係，我鍾意變化。同埋我鍾意清醒嘅女人。

他從口袋裡掏出手機。

他：聯絡人...聯絡人...（對她說）我大把聯絡人，講你知。（翻看手機通訊錄，哼著）索女恐怖分子，索女恐怖分子...啊，娜塔莉亞。呢個係邊個？娜塔申卡。有啲熟，好熟。括號入面寫住「B」。哼。睇落冇手尾。（撥號）索女恐怖分子。喂！（輕佻地）冇嘈醒你呀嘛？好女仔呢個時間唔會瞓。點解話我打錯？我認得娜塔莎把聲！我係邊個？你估吓！嚟啦嚟啦，我嘅甜心，估吓！唔乖。我掛住你掛足成年呀。你真係甜！冇，我冇打錯。我打到應一應，我係狙擊手。我係邊個？邊個邊個？柏沙·波洛甸！啊！！認得我啦，你個衰女包！我想點？男人想要好女仔啲咩？可能我而家衝上嚟你度？嗯？邊個會唔鍾意？邊個老人家？你結咗婚？即係我環遊世界嗰陣錯過咗啲咩？嘈醒邊個？曾孫？我哋要曾孫做咩？你嘅曾孫？我究竟打咗去邊？係咪娜塔莉亞？你...你玩我呀？把聲好熟㗎？邊個？邊個？簿...簿記員？一齊做過咩？飲酒？唱歌？又唱又飲？喺八十歲大壽！你嘅？哦...呃...娜塔莉亞·波菲里耶夫娜？呃...咩話？係，返咗嚟。咩話？咁有創意？呃...唔好意思。咩話？唱歌？呃...好呀。（跟著唱）啦...啦...啦...冬天冇咩好怕，唔止係愁...啦...啦...啦...啦...啦...就算我個頭...啦...唔止係愁，我嘅年歲，我嘅年歲就係我嘅財富。（鼓掌）娜塔申卡！啊！我哋唱得幾夾！啊！記得啦記得啦！你嗰次生日會好開心！你仲做緊嘢！我哋嘅衛兵永不言老。邊度話我後生啫？唔好咁講。多謝，娜塔申卡！唔好咁講。我記得嗰次我去你度攞我第一筆稿費。幾時嘅事？唔好講啦。

她抬起頭看著他。他沒察覺。

他：娜塔申卡！我咁愛你。你個樣仲喺我眼前。一把紅頭髮。綠色嘅裙！綠色嘅眼！我一見鍾情。永遠都係。你把聲幾咁性感！你唱得幾好！簡直係美人魚！

她：（大聲而清晰地）你即刻同我攞出去！海豚！

他： 呃！娜塔申卡！聽日見！（掛線） 呃！

她： 你即刻同我躡出去！

他： 呃...你唔應該咁同我講嘢。

她： 點解？

他： 呃...我有中年危機。

她： 你呢種人，由二十歲到死都係中年。

他： 唔好，唔好重複以前嘅錯誤。而家，我係你最後嘅機會！

她站起來。

她： 你個機會，同我躡出去！（拉開門）

他： 我...呃...我可以解釋。我始終係個男人。

她把他的運動鞋、襪子、T恤扔到樓梯上。

她： 男人唔係性別。係一種病！

他： 聽日見。（向門口走去）

她舉起裝著剩餘紅酒的水族箱。

他： 呢個係我送俾你㗎。

她做出要扔的姿勢。

他： 唔好...唔好奪走啲魚嘅屋企。

她把水族箱扔出門外。玻璃破碎的聲音。

他： 呃...晚安！（小心翼翼地走出去）

她砰地關上門。

他踮著腳尖，盡量避開玻璃，撿起鞋子、襪子、外套。還是踩到了玻璃，輕叫了一聲。

她打開門，把掃帚和簸箕扔了出來。

她： 魚類恐怖分子！

又砰地關上門。

他走了幾步想撿襪子和運動鞋，又踩到玻璃，呻吟著。好不容易給一隻腳穿上襪子和鞋，他檢查另一隻受傷的腳，小心翼翼地用襪子擦去血跡。他一隻腳跳著，有時靠另一隻腳的腳尖支撐，仔細地把碎片掃進簸箕。

掃完後，他端著裝滿玻璃碎片的簸箕去按她的門鈴。

她打開門（仍然赤著腳）看著他。

她身後的時鐘敲了兩下。

他：（指著簸箕裡的東西） 啲魚嘅屋企全部喺度。

她： 都幾快手㗎！差唔多好似喺頭等車廂咁。

他： 而家輪到你表演速度！（他突然把裝滿碎片的簸箕扔進她的公寓，然後把掃帚也扔了進去）。

他轉身，單腳跳上樓梯回自己公寓。

她轉身跑進房間，途中踩到碎片，叫了一聲，跳了起來。她抓起酒杯，跑出公寓。又踩到碎片，又叫又跳。

他已經打開了自家的大門。

她，幾乎也是單腳跳著，追上了他。

他轉身面對她，站在敞開的門口。

他： 係咪想再飲多杯？

她： 連祝酒詞都有。為美人魚！（用盡全力把一隻酒杯扔進他敞開的門裡。玻璃破碎的聲音）。仲有為海豚！（扔出另一隻酒杯）。我唔鍾意醉酒佬！

他： 但係清醒嘅人已經唔鍾意你！

突然，一陣夜鶯的叫聲向他們襲來。兩人都吃了一驚，呆住了，靜靜地聽著。

他： 夜鶯。

她： 夜鶯。咁又點？

她從他身邊走開，單腳跳著走下樓梯，走進自己公寓，立刻踩到玻璃，大聲叫了起來。

與此同時，他走進自己公寓，心不在焉地放下赤腳，也踩到了玻璃。他幾乎與她同時叫了起來。

他：（朝她的方向）似曾相識！

燈光暗下。

樓梯間。夏初的傍晚。

他從自家公寓出來。身穿淺色襯衫和淺色長褲。神情略顯正式。他手裡拿著一個水族箱，裡面裝滿了紫紅色的花（洋紫蘇/紫葉草，或按原文理解為「紫紅色」的某種花）。

他走下樓梯，略有跛行，在她家門口停下來。

他聽著時鐘報時。六響。

他按門鈴。

她打開門，站在門口，看著他，但沒有邀請他進去。

他：（若無其事，非常精神地） 晚安！

她：有咩事？

他：我嚟搵你...帶咗個水族箱！

她沉默不語。

他：呃...似乎已經變成一個好傳統。（他不太自信地笑了笑，但她沒有回應，他只好收住笑聲）

她：你似乎...冇帶空水族箱嚟過我度。

他：呢個？只係...小意思。花嚟㗎。

她：見到。花。你話小意思？

他：小意思。花花草草。只係...代表我嘅歉意。

她：小意思？但我覺得呢啲花好靚。

他：係。我好開心你鍾意...呢啲花。係。

她：鍾意。邊度嚟㗎？

他： 呃...種出嚟！

她： 邊度得嚟？

他： 邊度得嚟？咩意思？

她： 你喺花壇度偷摘？

他： 偷摘？喺花壇？你太抬舉我。

她： 喺你自己窗台種？

他： 窗台？我種？！

她： 舖頭買？

他： 奇怪嘅對話。

她： 咁到底？

他： 當然係我...（停住了）

她： 講落去！

他： 呃...唔重要。你記得嘅， 今日係我生日。

她： 我應該記得？

他： 你唔一定要記得， 但我決定趁呢個機會...

她： 你決定喺你生日送花俾我？

他： 點解唔可以？

她： 拎入嚟！（她從門口退開， 讓他進來）

他走進公寓， 把裝滿花的（洋紫蘇）水族箱放在長凳上。

他： 花已經有水。應該可以擺好耐。如果我哋將啲無家可歸嘅魚放落去， 會好靚。

她： 男人嘅幻想真係咁有創意！但啲花好靚， 好特別。好有品味， 好細心。

他： 咁你接受我嘅道歉？

她： 我淨係可以連埋道歉一齊收啲花？

他： 唔係， 唔係， 點會呢？

她：唔係？我可以收低呢個水族箱同啲花，然後你終於可以放過我？

他：呃...如果你真係想嘅話。

她：恐怕係。

他：我要走？你肯定？

她：咁而家搞到我好似趕你走咁。

他：似乎係趕。

她：你唔係紳士。你應該遞個水族箱俾我，然後快快脆脆咕嚕一句「祝你生日快樂，我好趕時間，對唔住」咁就走。

他：祝你生日快樂！對唔住！我好趕！（想走）

她：而家搞到我內疚。

他：你聽我講！（清了清喉嚨）三十年前，我哋之間發生過一段突如其來、短暫嘅戀情。

她想抗議。

他：唔好話你唔記得！我諗我嗰時一定做錯咗啲嘢。做錯咩？你而家答我！

她：唔記得。應該係啲小事。

他：但就因為呢啲小事，你嗰時將我所有...我着住嘅...嗰啲衫...全部掙落街！仲半夜趕我出你屋企！

她：但係咁嘅情況，半夜好過日頭吖！而且...我屋企去你屋企只係向上十三級樓梯。

他：你覺得我可以就咁返屋企？

她：當然！

他：返去老婆度？

她：係。

他：剝光豬？

她：佢未見過你剝光豬？

他：或者你唔信，但我從來未試過剃光豬去完音樂會返屋企。會有好多問題，而我唔想答。

她：佢個時肯定瞓咗。

他：我唔可以冒險！我永遠都唔會忘記，我點樣落樓梯。全裸。走出門口，上咗街。全裸！仲要喺黑暗之中執返啲衫。趴喺地下，喺地上摸索。全裸！！

她：個時係六月，好暖。

他：我會心臟病發。我會全裸、出名咁攤喺地下，直到清潔工出嚟掃街。

她：我會叫十字車。你喺街燈下面爬嚟爬去。

他：你喺窗望住我？

她：冇望，冇！

他：冇？

她：睇住吓。

他：仲好開心？！

她：冇。

他：冇？

她：好有滿足感。哦，順便問吓，你老婆個時瞓咗？

他：係！

她：陰公！白擔心一場！

他：唉，啲衫點都要執返。燕尾服嚟㗎。我個日去完音樂會嚟你度。

她：燕尾服——個時當然重要。但除咗燕尾服，你乜都唔記得？

他：三十年啦！

她：但係燕尾服你就記咗三十年。

他：咁你話我知，我點樣得罪你？三十年前！就算殺人犯嘅追訴期都有咁長！

她：追訴期？（突然笑了起來）你知唔知？你——獲得特赦。（繼續笑）你喺——追訴期！

他：呃...我舒服啲。但我今次嚟，主要係為尋日嘅事道歉。

她：你知嘛，我喺準備沖茶。

他：明白。我唔打擾你。

她：唔係唔係唔係。我反而想請你飲杯茶。我沖茶沖得好特別。但有機會同人炫耀！

他：炫耀啦！我想飲杯。我沖茶淨係用茶包。

她：請坐。茶已經沖好。

他走到桌邊，她注意到他走路一癱一拐。

她：你隻腳做咩？

他：腳？呃...風濕，或者骨質疏鬆，或者...純粹係老。（坐下）靚嘅暖壺。

她放好茶杯。

他：靚嘅茶杯。你條裙都好靚。（也注意到她也一癱一拐）但你都...

她：拗柴！唔使理！（倒茶）

他：多謝。（嚐了一口）嘩！呢啲先係茶！

她：要唔要食譜？

他：唔使。我都係學唔識。

她：仲可以降血壓。

他：代替藥？

她：絕對唔得！但係我而家每日只係食四分一粒藥。

他：你食咩藥？

她：硝苯地平。

他： 噃，我都係。但我朝早食一粒。

她： 我六點飲茶。你可以每晚六點嚟。過一排，你都可以慢慢轉食四分一粒。

他： 可以慳藥費。多謝。

她： 我會沖兩人份。

他： 高血壓簡直係現代嘅瘟疫。以前只有老人家先有，而家連青少年都有。你有咩睇法？

她： 關於咩？

他： 關於高血壓。

她： 我接受咗。衰老冇得避。

他： 但係...老...成熟嘅年紀都有佢嘅好處。

她： 好處？

他： 當然！

她： 咩好處？

他： 好多。

她： 好多？

他： 呃...係。

沉默

她： 你而家寫緊咩？

他： 寫緊一套歌劇。

她： 嘩！就快寫完定啱啱開始？

他： 寫到一半。

她： 寫得好唔好？

他： 暫時...有啲阻滯。（做了個含糊的手勢）係。

她： 關於咩？

他：關於愛情。根據褚威格嘅小說《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她：我睇過。好耐以前。

他：人人都睇過，人人都係好耐以前。

她：關於偉大嘅愛情。佢愛佢，但佢甚至認唔出佢。

他：係，男人永遠寧願要幾段唔係咁偉大嘅愛情，都唔要一段偉大嘅愛情。

她：佢每年佢生日都送白玫瑰俾佢。但佢從來冇留意。

他：我都唔明。如果我收到，我一定會留意。仲會查清楚邊個送。

她：佢自殺。自殺前寄咗封信俾佢，講述自己嘅愛。封信開頭係：「你從來都唔認識我。」但佢始終都認唔出佢。

他：係，好靚嘅歌劇故事。但...寫得好慢。

沉默

他：係呀...好好飲嘅茶！

沉默

她：有趣...（欲言又止）

他：咩事？

她：冇嘢。

他：講啦。

她：只係...呃...如果佢冇自殺。佢哋一齊變老。唔知佢哋嘅關係會變成點？咁樣嘅愛，最後會唔會一場空？你話係咪？

他：（想了想）活到老？（斬釘截鐵）冇興趣。

沉默

她：你呢套歌劇寫唔成。

他：（噏了一下）寫唔成？

她：唔會。

他：點解？

她：因為...因為...你唔識愛人。你從來冇真正愛過任何人。

他：哦！我有愛過？你好唔了解我。

她：咁你愛過邊個？

他：多到數唔晒！

她：哦！

他：我有過轟轟烈烈嘅戀愛！同...至少二十個女人。

她：二十個？

他：嗯...加減一兩個。

她：你同你老婆一齊住，仲有二十段婚外情？即係你不停講大話同拆穿？

他：唔需要。我老婆好聰明。甚至可以話係好有智慧。

她：係咩？聰明同有智慧有咩分別？

他：聰明嘅女人會原諒老公偷食。有智慧嘅女人會無視老公所有偷食。

她：（若有所思） 聰明嘅男人會扮信老婆有智慧。我諗你老婆一定好憎你！

他：（有啲震驚） 憎我？我老婆憎我？你錯晒。佢只係識得唔理會一啲嘢。

她：一啲嘢——就係二十段婚外情？我話你知一個秘密。世上冇女人可以有智慧到無視老公背叛、羞辱同呃自己。你老婆好憎你！

他：佢愛我。

她：愛一個人係唔會原諒背叛嘅。

他：我老婆對自己嘅生活好滿意！

她：佢滿意自己有個家傭同司機！滿意住喺靚屋！滿意可以買貴嘢同出國旅行！滿意屋企經常有名人到訪！滿意過住上流社會嘅生活！滿意從來唔使做嘢，冇經濟壓力！

他：似乎你對我老婆好關注。我好開心可以俾到呢啲嘢佢。

她：但俾唔到愛。

他：你從來冇結過婚，唔了解家庭生活。我老婆生活嚟安樂窩。佢知道我永遠唔會拋棄佢。佢覺得好有安全感。

她：安全感？咁點解佢成日喺樓梯間一支接一支咁食煙？

他：嗯...佢唔係唯一食煙嘅女人。

她：但佢將煙灰掉入我個水族箱？點解成日唔記得門水喉？浸濕我間屋？

他：佢係糊塗。

她：佢試過捉住隻貓掙落水族箱，都係因為糊塗？

他：你點知係我老婆做嘅？

她：隔離鄰居講嘅。嗰時隔離鄰居問佢你身體點樣。你太太好驚訝。鄰居就話成棟樓都好驚訝。你太太去度假嗰排，佢兩個最好嘅朋友輪流嚟你屋企過夜。

他：關你啲魚咩事？

她：或者你老婆唔係馴著咗，而係睇住你喺我窗下執衫呢？同埋，你點樣搞掂你老婆嗰兩個朋友？我好似好耐冇見過佢哋。

他：佢哋為咗我爭風呷醋。

她：咁係咪互相殺死咗？

他：我哋可唔可以唔好再講我老婆？我保證你對佢嘅同情係過度嘅。況且，佢已經冇辦法答你。

她：我係同情你，唔係佢。你係可以答我嘅。

他：我更加唔需要你同情。（感性起來）佢臨走前一年，唔知點解，我好似有預感。我堅持要搞個紀念日。我哋慶祝咗結婚四十五週年。請咗成二百人！我當眾多謝佢（聲音哽咽）多謝佢嘅忍耐、理解同寬恕！

她：忍耐、理解同寬恕二十段婚外情——真係值得多謝。

他：我同佢講：我成世淨係愛過你一個！

她：好感動！我就嚟喊，或者笑。仲未決定。

他：（責備地）我老婆喊咗。

她：佢當然有理由喊。二十段婚外情！

他：其實，我從來冇背叛過佢。

她：二十段婚外情！

他：二十段婚外情，但冇一次背叛！一次都冇！！！！

她：男人嘅邏輯！

他：同其他女人只係性。（用隨意嘅語氣，當係唔使講嘅小事）性！就係咁多！（非常強調地）我冇對任何女人講過「我愛你」。

她：（沉默片刻）你肯定？

他：呃...

她：對其中一個講過。

他：呃...我講過我鍾意你。

她：唔係！

他：呃...我講過我好迷戀你。

她：唔係！

他：我講過我好想要你！

她：唔係！！！！

他：我投降！我講過我愛你。

她：係。

他：轉頭就好後悔。

她：係假話？

他：我嗰時用咗一個鐘寫咗首歌。我最好嘅歌。唱到全國都識。

她：只有懂得愛嘅人先有資格寫愛情。

他：我記得我哋短暫嘅戀情，每一分鐘。三次見面。第一次你著住紅色...紫紅色嘅裙。我哋飲酒、接吻。然後你突然瞓著，點都叫唔醒。

她：我唔飲得酒。一飲就瞓。

他：第二晚好美好。天光嗰陣我攞住你，我哋一齊望住你個水族箱入面嘅金魚。我哋叫佢哋實現我哋嘅願望。夜鶯喺度唱。我感覺好似喺中國神話入面。

她：我記得。

他：然後你就搞衰晒。

她：係咪我話我愛你嗰時？

他：你點答我？

她：唔記得。

他：要唔要提醒你？

她：（猶豫咗一下）我愛你。（輕聲笑）

他：（帶著想揭穿的意味）重有呢？

她：咩？

他：你問我幾時打算話俾我老婆知？

她：我唔想偷偷摸摸同鍾意嘅人見面。

他：但你明知我結咗婚？即係你一開始就接受要偷偷摸摸？

她：唔係。世上係有離婚呢回事。

他：我唔會。真正嘅男人唔會換阿媽同老婆。

她：但你愛上咗另一個女人！

他：但老婆冇錯！

她：人生有時就係會發生冇人做錯嘅悲劇。

他： 嗯， 嗰場悲劇顯然只係為我老婆準備。

她： 咁你覺得你嗰時做得啱？

他： 過去冇得改變。我哋唔好再討論。同你個三晚——係我人生最深刻嘅印象。可能我唔啱。我承認。我痛苦過...一段時間。你...我覺得你就算唔開心， 都係好短暫。但係， 我對你始終有啲內疚。所以我嚟， 係想...想...補償。

她： 所以帶咗花嚟。

他： 係。我真係好想...

她：（苦澀地） 真係？人哋嘅花。

他： 人哋？咩意思？

她站起來， 拿起裝滿花的水族箱， 走向窗戶。

他： 呃...你想做咩？

她把水族箱扔出窗外。傳來玻璃破碎的聲音。

兩人沉默地對望。

他： 窗下可能會有人。

她： 我睇清楚先掙。

他： 點解？點解你咁好戰？你人生不如意， 唔係我嘅錯。

她：（望向窗外） 啲花嘅碎片中間睇起嚟真係慘。

他： 紫紅色？！呃...你？係你！我明喇！唔好否認！！

她： 咩事？

他： 你哋我話捷·古華拉同我一日生日。全部係大話！佢哋唔係。唔會咁... 嗰個咁大紫紫紅色嘅花。唔會咁...每年我生日...係你？有可能！三十年嚟...係你送？有可能！今日都係？我仲以為係作曲家協會送嘅。呃...我去清理啲碎片。費事隔離放狗整親隻腳。

她： 掃帚同簸箕喺門口。

他：我記得。呃...多謝。呃...多謝啲花。我...我甚至唔知呢種花叫紫紅色。我...我...淨係知係花，冇名。（準備離開，但停下來）但點解？點解你要送紫紅色俾我？我點會估到。我以為作曲家協會送我生日花，因為我...（尷尬地笑）係天才。呢樣嘢好支持我、鼓舞我。甚至創作低潮嗰陣都係。我覺得...呃...好多人相信我。呢樣嘢幫我走出低潮。佢支持我嘅自信。講出嚟好笑，但...呃...冇你嘅紫紅色，我嘅創作會係另一個樣。冇咁成功！對唔住。我帶嚟俾你，因為...留嚟我度都會謝。呃...如果我知係你送，我唔會帶嚟。係。對唔住！

時鐘開始敲響，他嚇了一跳，按住胸口。時鐘敲了七下。

他：三十年！

他拿起掃帚同簸箕，走了出去。

燈光暗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傍晚。樓梯間。

他站在她家門前，手裡拿著一個蛋糕。他穿著同一條牛仔褲和同一件名牌T恤，但現在看起來更有勝利者的姿態。

他按門鈴。

她打開門。看著他。

她家的時鐘隨即開始報時。六響。

他：六點正。我好準時。嚟飲有益嘅茶！

他明顯變了。彷彿年輕了。充滿活力、衝勁同自信。

她看起來有點不知所措。

她：呃...你今日...好似冇帶水族箱。

他：今日我帶蛋糕！安全啲！俾唔俾入？

她：呃...拎入嚟！

他走進來。她接過蛋糕。

她：（把蛋糕放在桌上） 呃...多謝！呃...請坐！

他坐下。

她： 呃...你可唔可以切蛋糕？（放好茶杯、碟同餐具）

他： 當然可以！

他切開蛋糕。

她倒茶。

他：（指著蛋糕） 搞掂。

她： 呃...俾你一件？

他： 多謝。

她放了一件蛋糕在他碟上。

他： 多謝。俾你一件？

她： 呃...多謝。（坐下）

他放了一件蛋糕在她碟上。

她： 呃...慢慢食。

以下兩句同時說出。

他：（喝了一口） 茶好好飲！

她：（嚐了一口蛋糕） 蛋糕好好食。

他：（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 我親自喺舖頭買㗎。我發誓！

她有點驚訝地看著他。

他： 只係...好希望我哋淨係食咗佢。

她： 呃...當然！我...我...我一啲都唔暴力㗎。魚...佢哋完全忍受唔到暴力嘅人。佢哋會因為暴力而生病，甚至會死。

他： 魚係你唯一嘅朋友？定係我都有機會做你朋友？

沉默

她：呃...我想道歉。

他：道歉？你？為咩？

她：為咗嗰時將你啲衫掙落街，同趕你出門口。總之，係我唔喺。

他：噃，追訴期對大家都適用。三十年！！

她：（彷彿從來冇人同佢講過呢啲嘢）時間過得真係快。

佢哋飲茶，食蛋糕。

他：（彷彿從來冇人同佢講過呢啲嘢，佢喺喺先恍然大悟）時間過得真係快！好似喺喺先...然後就...

沉默

她：咩喺喺先？

他：所有嘢都係喺喺先。

她：（深切體會）你真係講得喺。時間飛逝。

沉默

他：（想了想，真心同意）係，時間飛逝！生活唔同咗，我哋都唔同咗。

沉默

她：係，時間飛逝。你講得喺——生活唔同咗...嗰陣嘅生活，而家諗起嚟，好清新、好純潔，好似俾雨洗過一樣，連雷暴都好似俾人馴服咗，好舒服。以前係咪真係咁？定係只係我哋後生？...

他：（彷彿延續緊對話）三十年！我一直都定唔到神。成晚瞓唔著，想明點解。三十年你都送紫紅色花俾我？我？有冇搞錯！三十年！！

她：呃...我會用另一個講法。唔係三十年，而係三十次。

他：三十次！俾我？！送！紫紅色花！點解你唔喺第三次之後就停？你答我！好重要！

她：第三次之後？點解要第三次之後？

他：唔理第幾次？咁第七次？第二十次？點解唔停？

她：上咗癮。

他：呃...可能...可能你係個專一嘅人？

她：專一？好似啲昆蟲嘅名。專一甲蟲。似乎喺廿一世紀，「專一」呢個詞已經冇用。

他：三十年！嗰時，三十年前。我記得第一紮紫紅色。嗰時我唔知呢啲花叫紫紅色。三十年！！！嗰時我以為係作曲家協會送...我講過。

她：講過。點解唔打去作曲家協會問？

他：冇諗過。每年一大紮紫紅色。一大紮！！！連續三十年！邊個會諗到係女人送？只有機構先會咁做！我係白癡！！！我其實感覺到，呃...我見到你嗰陣感覺到，好似有啲電光閃過，有時仲四面八方咁劈，空氣都好似有火花。呃...好似着咗一身人造纖維。但我冇將一加一加埋，紫紅色同電力。冇諗到。但...三十年！唔係一年，甚至唔係十年。係...六場偉大衛國戰爭，係半個社會主義時代，係...長過萊蒙托夫成世人。係...一粒橡果已經長成參天大樹...關棵樹咩事？係成個美好嘅櫻桃園可以長大、變老同死。你明唔明我講咩？我寫咗過百首歌，五套歌劇，十套音樂劇。仲有劇集配樂！拎過獎，搞過緋聞，參與過鬥爭，去過音樂節。總之，過住平凡而暗淡嘅生活。但你...你每年都送一紮紫紅色俾我。

她：（帶著尷尬、愧疚的微笑）結果搞到好似好蠢。

他：蠢？我唔同意。冇呢啲天真同幻想嘅女人，男人會好似恐龍咁滅絕！就係為呢啲女人寫史詩！不過係以前。偉大、無私、忠誠嘅愛情時代已經終結。或者...可能你正正係呢個時代最後一個女主角？而將來嗰啲仲後生嘅人有咩？舒適嘅感情，克制嘅激情，冇束縛嘅性？冇秘密，冇禁忌，冇罪孽，冇祈禱。乜都可以替代，乜都可以補救。悲劇、勝利、洗滌——全部貶值。我唔羨慕佢哋。我...我為你嘅感情感到驕傲，好似埃及為金字塔驕傲，英國為霧驕傲，日本為地震驕傲，中國為萬里長城驕傲。但係...你係點過嘅？

她：我？我培育金魚。

他：金魚？

她：好多好多千年前，喺中國，有個男人離開咗一個女人。佢喺海邊喊。每一滴眼淚都變成一條金魚。

他：啊！你坐喺水族箱前面喊？

她：差唔多。同埋我學咗中文，睇咗好多關於金魚嘅中文書。我想培育自己嘅金魚，然後叫佢實現我嘅願望。

他：咁？

她：係。

他：係？

她：（謙虛地）係。

他：（好耐之後）係？！我可唔可以睇吓呢條魚？

她：當然。

他：（走到水族箱前）呢條？

她：唔係唔係，呢啲係常見品種。琉金。

他：好靚。點解佢哋住喺咁簡陋嘅環境？淨係得石仔。

她：費事整傷佢哋靚嘅脆尾。

他：好優雅。似嬌柔奢華嘅情感。點解佢哋唔郁？嚇親？

她：佢哋喺度打量你。

他：嗨！（輕輕敲水族箱玻璃）

她：（捉住佢隻手）唔好敲！水傳聲好勁。對佢哋嚟講係巨響。唔好大動作！（帶佢去另一個水族箱）呢啲係我嘅。

他：即係呢啲係你用眼淚變出嚟？

她：三十年嘅心血。

他：但佢哋係銀色。

她：你企喺呢度。（用手引導佢企喺適當位置）

他：而家變金色。

她：而家企呢度！

他：紫紅色！真係一座座細小嘅活宮殿。入面嘅光線好似不停變。呢啲魚係你創造！

她：係。而家，你企喺我個位！你個頭...擺喺我個頭嘅位置。睇到嗎？

他：咩？

她：睇到嗎？！！！！

他：睇到！！！！嘩！！！！彩虹！彩虹好似緞帶咁纏住條魚！係彩虹！

她：係！

他：而家我明點解有啲女人被稱為女神。你係創造者。即係女神。你令世界變得更靚。佢哋可唔可以許願？

她：可以。但只可以一個願望。

他：點解？

她：佢哋喺水族箱入面。冇空間，冇深度，冇水流。邊度嚟能量？而家佢哋儲夠能量，可以實現一個願望。

他：你許咗願未？

她：未。

他：但諗咗？

她：諗咗。

他：點解唔許？！我實忍唔住！

她：（笑）你知唔知？不如你許！

他：但...我唔可以奪走你嘅機會...你話得一個願望。

她：我將實現你願望嘅機會送俾你。

他： 嗯...太突然...唔好意思...你好慷慨。不過，我唔客氣喇！我可唔可以而家？

她： 而家？當然！點解唔可以？

他： 但...點樣？呃...用咩形式...呃...講？

她： 呃...隨意，用口語就得。呃...我出返去，留低你同佢哋。

他： 唔使！我嘅願望唔係秘密。我哋對彼此咁坦誠。而且我肯定你估到我會求咩。

她： 我出去！

他： 唔使！我好想你有嘅度。

她： 好！

他： 俾我你隻手！

她：（伸出手） 我有啲緊張。

他： 我都係。

她： 講啦！

他： 可唔可以？

她： 當然！

他： 我祈求...

沉默

她： 大膽啲！

他： 我祈求！（對她說） 我會祈求對我嚟講最重要嘅嘢？

她： 當然！

他：（集中精神，凝視魚群，清晰地說） 我想寫出一套偉大嘅歌劇。

她：（緊張地笑了笑，輕輕從他手中抽回自己的手） 我睇你係想搵我條魚做你嘅合作夥伴㗎！

他：（開懷大笑）我哋好似細路仔。真係中邪！我有幾秒鐘真係信我可以許願成真。（驚訝）我完全信咗！

她：我信會成真。

他：我都信。所以我邀請你嚟首演，做我嘅貴賓。嗰日對我嚟講，冇人比你更重要。我向你發誓。

她：有嘢可以等，相信夢想會成真，真係好美好。

沉默

他：但你嘅願望都會實現。我唔知點解覺得，我會比世界上所有金魚做得更好！

她：係咩？

他：你嘅願望唔難估。經過呢幾日，我所明白、感受到嘅一切，我知道我應該點做。

沉默

他：嗯...我知點做。但唔知點講出口。總之...我哋可以結婚。呃...好似太短，但就係咁多。我唔知仲可以加咩。而家，你可以喊、暈低、或者攞住我.....最好係攞住我。總之，你自己決定幾時、喺邊度，盛大定低調，着婚紗同請好多客，定係着潛水衣同啲魚一齊，或者我相信你嘅創意。聽日我哋去揀戒指，我會隆重咁送俾你。所有嘢都會跟足規矩，同埋大團圓結局。點解你唔出聲？我係咪漏咗啲咩重要嘢？

她：我覺得你漏咗。

他：漏咩？戒指講咗，日子你揀，儀式你諗。我漏咩？我上一次求婚係差唔多半個世紀前。生疏晒。係咪有啲細節？男人有時好難明女人對細節嘅重視。咁我漏咩？

她：你冇向我求婚。

他：冇求。（笑）係喎。（隆重地單膝跪下）咁樣你係咪鍾意？

她：當然。

沉默

他：（聲音顫抖）親愛嘅！我請求你嫁俾我。我肯定你會同我一齊幸福。呢個幸福係你應得同熬出嚟嘅。我焦急咁等待你嘅答覆。

她沉默不語。

他：呃...我等緊你答覆。最好跟足傳統。

她：但你冇問我問題。

他：呃...真係冇問。呃...你願唔願意嫁俾我？

沉默

她：唔。

他：唔？

她：唔。

他：咩唔？

她：我唔同意嫁俾你。

他：唔同意？

她：唔。

他：（站起來）唔？！

她：唔。

他：（仔細望著她，輕輕撫摸佢塊面）唔？你肯定你而家嘅感覺係咁？

她：（堅定）肯定！

他：你就係夢想呢樣？

她：係。我夢想你會跪低求我嫁俾你。然後我會話——唔！

他：即係唔？

她：唔。

他：咁好。你嘅夢想實現咗。每個故事都有結束嘅一日。我哋嘅故事都結束喇。再見！（轉身就走）

她：啊...呃...

她跟了幾步，但有勇氣追上去。茫然地四處張望，然後不知點算好，坐喺桌邊。

她：唔。（茫然咁用匙羹舀咗一啖蛋糕放入口）唔！我唔同意。就係咁！
（再食一啖）唔！（再食）唔！（再食）唔！（食晒啲蛋糕）唔！（發現蛋糕食完）順便講句，個蛋糕唔好食。雖然睇落好正。（慢慢飲咗杯茶）杯茶都係好難飲。

她慢慢又仔細咁用匙羹刮起剩低嘅蛋糕碎，舐乾淨個匙羹。然後慢慢飲埋佢啲杯茶。

而樓上，好似從天而降咁，傳來音樂。音樂——喺度尋找一個獨特嘅樂句。不斷嘅變奏同重複，好似一樣，但一次比一次精準，更接近完美。

燈光暗下。

夜晚。樓梯間。

漆黑一片。樓道嘅燈冇開。

佢度門靜靜咁打開一條縫。

他小心咁從公寓出嚟。佢著住一件長長嘅、舒服嘅睡袍。

他猶豫咁，好似怕俾人發現咁，扶住欄杆慢慢落樓梯。

嚟到佢門口。

佢伸手喺牆上摸索，摸到門鈴，揸咗一下。

佢自己被呢個喺寂靜中突然響起嘅鈴聲嚇咗一跳。

佢側耳傾聽。佢屋企冇任何反應。

佢等咗一陣，然後將耳仔貼喺門上聽。

冇反應。

然後佢瞓喺地下，將耳仔貼喺地下聽。

冇反應。

佢企返起身。再次摸索門掣，但未揸到，屋入面就傳嚟時鐘報時。喺深夜聽起嚟有啲恐怖。十二響。

鐘聲停下。

佢揸住門鈴唔放手。

因此佢聽唔到屋入面，佢已經行緊去門口。佢都著住一件寬鬆、長身、舒服嘅睡袍。

佢停咗揸鐘，從睡袍下面攤出一把幾大嘅斧頭。

佢對住門鎖比劃。

佢，喺門嘅另一邊，嘆咗口氣，打開咗門。而佢，高舉斧頭，正準備用力劈落去。

他：（嚇咗一跳，高舉斧頭僵住咗）呃...晚安！

她：呃...睇嚟你又同一年前一樣，唔會兩手空空嚟！

他：（尷尬咁放低斧頭）你點解半夜問都唔問就開門？

她：咁我問咗，又點？你會答「係我」？仲揸住把斧頭！！

他：順便講句，今日我生日！

她：把斧頭係人哋送嘅生日禮物？我竟然冇諗到！

他：其實，生日已經過咗。

她：而家先十二點零五分。我嘅祝賀仲算數。

他：（帶住小朋友嘅委屈）咁即係你忘記咗我生日？

她沉默不語。

他：記得三十年，然後就咁忘記？

她沉默不語。

他：忘記我，我仲可以理解。我算老幾？但聖女貞德呢？蘇格拉底呢？啲國王呢？點可以忘記捷·古華拉？

她：關把斧頭咩事？

他：你做咩成日講住把斧頭？我拎咗把斧頭啫。

她：然後嚟我度？揸住斧頭？

他：女人嘅幻想真係誇張！

她：咩幻想？斧頭——就喺度！一年前帶蛋糕，今年帶斧頭？

他：我唔知你諗咗去邊，我只係想撬開你度門咋！

她：哦，門！咁就合理。但做咩要撬？

他：如果你唔開門嘅話。

她：咁都得？

他：唔係！只係我唔知點解諗，既然你冇送...總之冇送紫紅色，可能你發生咗咩事。

她：咁都得？！！！！

他：我冇諗到你會就咁忘記。三十幾年...我慣咗。

她：（嘆氣） 一年前，你自己話我哋嘅故事完咗。

他：呃...唔係唔係唔係。我講得唔清楚。我唔會咁講。

她：你話所有故事都有完結嘅一日。

他：可能。我喺度講哲理。（用超然、概括嘅語氣）所有故事都有完結嘅一日...（轉換語氣）但我冇話包括我哋呢個。我冇咁講過。

她：你話所有故事。

他：就係——所有故事。但我冇提我哋呢個。

她：你係咪打算著住睡袍、揸住斧頭，喺我門口企成晚同我傾偈？

他：係。

她：（嘆氣） 咁入嚟啦！

他： 多謝邀請。企到就嚟瞓著。順便問句，我冇嘈醒你呀嘛？

她： 嘈醒咗！我食咗安眠藥，瞓得好寐。

他： 天呀，真係唔好意思。你而家應該都好想瞓？

她： 好想！

他： 我入嚟。（行入去）

她關上門。

她： 將把斧頭俾我！

他： 做咩？

她： 你揸住把斧頭好樣衰。

他：（遞俾佢）而家到你樣衰。

她： 係，把斧頭變咗個解決唔到嘅問題。

他： 係。但唔好掙佢出窗！

她： 唔知點處理把斧頭？放埋一邊——好傻？揸住——好傻？還俾你——仲傻？

他： 俾返我啦！寧願我樣衰。我抵死。對唔住。我真係好激動。我等咗成個月，因為臨近生日，好焦慮。唔好笑！

她： 我冇笑。係咳。緊張咳。

他： 尋晚我直情冇瞓過。不停諗——聽朝會有人送紫紅色嚟。我會擺香檳，落嚟同你和好。香檳我早就買咗。清晨六點，我望出樓梯。冇紫紅色！我諗，仲早。最緊要係，我記唔起以前佢哋幾點送到？三十年都冇留意——佢哋幾點出現？沖涼，換衫。七點再望——冇！之後每個鐘都望，仲要聽到有聲就行出去睇。之後半個鐘一次，然後十五分鐘一次。（揮手）之後仲密！突然我意識到，唔會有紫紅色。最慘係，以後都唔會再有。我接受唔到咁殘酷。（忍住突然湧上嘅眼淚）然後我突然諗起，成日都冇見過你。我...我好驚

。之後陷入恐慌。我諗如果你冇送花，可能你已經...不在人世。所以我去你度，希望仲有機會救你。

她：揸住把斧頭去救？

他：如果你唔開門，我會撬門。然後衝入去你度。

她：即係我瞓得好冧，然後被你揸住斧頭衝埋嚟嘈醒？你話呢？

他：對唔住！

她：一醒，就見你揸住斧頭企喺度！

他：我冇諗到會嚇親你。

她：係囉，有咩好驚？！

他：今日我套歌劇首演。

她：我知道。周圍都係海報。

他：我一年前已經邀請你。

她：我記得。

他：（好緊張，不自覺咁揮舞斧頭）咁你會嚟？！

她：（小心咁退後）當然當然，我會嚟！

他：咁我去接你？我哋一齊去劇院！

她：當然當然。你嚟接我！但唔好帶斧頭！

燈光暗下。然後漸漸轉亮，呈現夏日黃昏嘅色調。

她的公寓。

她梳好頭髮，穿著紫紅色嘅連衣裙，企喺度。裙子係低胸、略帶俏皮、性感嘅款式。佢明顯「唔襯」佢嘅年齡。佢雙手各拎住一件西裝外套——一件紫色，一件海綠色。睇得出佢好猶豫，望吓呢件，又望吓嗰件。明顯喺揀緊著邊件。

時鐘敲響六下。門鈴響。

她開門。

他走進來。著住燕尾服。

他：（望住佢）唔通？！唔通係同一條裙？

她：（謙虛地）係。

他：真係估唔到！

佢圍住佢行咗個圈，仔細打量。佢優雅咁轉動身體，始終面向佢。好似向日葵跟住太陽。有一刻，佢咁樣轉到背對觀眾。可以見到裙嘅拉鏈拉唔埋，而且似乎冇可能拉得埋。

但佢唔會俾佢發現。

她：燕尾服？

他：係。（沮喪）裁縫已經改闊咗三次，但都係有啲窄。好明顯？

她：我完全睇唔出你肥咗。

他：老實講，三十年嚟我係重咗啲。但唔多。每年有三、四次我會著呢套燕尾服。迫使我留意身形。但今次都要節食減返一兩公斤。你都有節食？

她：冇。

他：冇？

她：我冇節食，我絕食咗一個禮拜。而家覺得自己好似聖人。我真係飄飄然，定係我諗多咗？

他：少少飄，少少諗多。

她：我揀唔到著邊件外套。你建議邊件？

他：外套唔使著！好熱！而且，你著呢條裙好靚！著外套會破壞晒。

她：呃...低胸低得好犀利。

他：好靚！

她：但係我呢個年紀，太過火。

他：咁...呢件。（指住海綠色嗰件）

她：就咁決定！

他：（想接過佢手上嘅外套）等我幫你。

她：唔使。你幫我揸住呢件。（將另一件遞俾佢）

佢好順利咁著好外套。成個過程佢都不停咁笑。

他：搞掂？

她：非常好！

他：行啦！

佢突然跑開，衝入房間，以驚人嘅速度拎起一塊麵包，搽牛油，放上芝士，狼吞虎嚥咁但仲保持優雅咁食。

她：而家搞掂喇。

他打開門，然後...佢哋出現喺歌劇院。

樓梯平台而家放咗兩張劇院絨布扶手椅。

後面嘅佈景係劇院觀眾席嘅透視圖：堂座、樓座、包廂、露台、閣樓。聽到觀眾嘅嘈雜聲，樂團喺度調音。

佢哋坐低。

佢滿足咁四圍望。

她：全院滿座！爆滿！

燈光熄滅。序曲開始。

佢攬住佢，將佢擁入懷中。

她：我唔會漏低一個音符！

佢將頭靠喺佢胸口，瞓著咗。

他：（望住佢）呃...（溫柔地）我親愛嘅，我無價嘅寶貝。

佢低頭挨近佢，都瞓著咗。

佢哋就咁喺序曲中平靜咁瞓著。

但序曲結束。

全場爆出掌聲同「Bravo！」嘅歡呼聲。

佢嚇咗一跳，彈起身。佢都一樣。然後佢哋先意識到自己身處何地。佢哋開始大笑，同埋鼓掌。

劇終

娜傑日達·普圖什金娜。 *我的金魚*。 <http://ptushkina.com>

檔案內容結束